

彩虹剑影

「台湾」陈青云 著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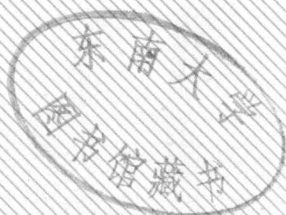
I247.5/C23/1

I247.5

C23

1

彩虹剑影



陈青云作品集



(台湾) 陈青云 著

423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 新登字 004 号

陈青云短篇小说集(上)

陈青云作品集

彩虹剑影

著 者 陈青云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 印张

字 数 58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506-506-3/I·188

定 价 35.80 元 (全二册)

目 录

内 容 提 要

享有盛名的武林大户“大化门”。一夜之间像空气一样地消失了。为了追究、探索这奇绝千古的怪事，年轻剑士东方白找到前辈高人“不为老人”等，演义出了一场怒剑红颜，鬼刀魅影，震撼武林的正义与邪恶的激战。

故事情节曲折跌宕。龙蛇激斗险象环生；儿女之交柔情情似水……

第一章	……	第一章
第二章	……	第二章
第三章	……	第三章
第四章	……	第四章
第五章	……	第五章
第六章	……	第六章
第七章	……	第七章
第八章	……	第八章
第九章	……	第九章
第十章	……	第十章
第十一章	……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二章

目 录

第一章	小筑惊艳 奇招变美人	1
第二章	似绿非绿春梦了无痕	28
第三章	小侠身陷黑森林	56
第四章	怒剑红颜 东方白负伤	83
第五章	鬼刀魅影危机重重	110
第六章	狐狼交绥 同床异梦	138
第七章	抽丝剥茧 步步为营	165
第八章	彩虹梦醒 江水东流	189
第九章	天丝宝龙 罕世奇物	213
第十章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232
第十一章	捕风捉影 风声鹤唳	251
第十二章	拔草寻蛇 生死一剑	269
第十三章	谷里乾坤大 洞中日月长	288
第十四章	因祸得福 得道多助	307
第十五章	鬼域行径 害人害己	326
第十六章	秘典风云 一波三折	345
第十七章	古寺怪尼 佛度缘人	364
第十八章	围蛇捕鼠 徒劳无功	384
第十九章	归因了缘 因果相报	405
第二十章	鬼火传令 血雨腥风	430
第二十一章	敌踪魅影 步步陷阱	454
第二十二章	更弦易辙 一战功成	479

第一章 小筑惊艳 奇招变美人

大化门。

武林中响当当的门户，声誉之隆，足可与名门大派并驾。然而在十年前的不知那一天，这享有盛名的门户，突然消失了，像空气一样消失，不留半点痕迹。这是件奇绝千古的怪事。一个拥有近千弟子的门户。会无声无息地突然消失。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事后不留丝毫痕迹，就这么无端端地消失了，仿佛武林中本来就没有这么个门户曾经存在过一样。

消息传开之后，震撼了整座武林，还有人知道为什么，偌大一个门派，就只剩下了门户所在的一个空壳。

十年过去了，这怪事变成了典故，但谜依然是谜。

曾经有无数武林人追究、探查，但没有任何结果。

十年后的今天，又有人出面探索……

※ ※ ※

青山怀抱里，假绿揽翠，一条弯曲的碎石小径伸向修篁深处，翠绿微开，露出了一段短里，一枝残开的腊梅横出墙头，似在迎着人笑，墙时，隐约可见精舍的瓦楞檐牙，这景色真的是如诗如画，雅致高洁。现在的时辰是午未之交。

一个雄姿英发，神采奕奕的年轻剑士来到了围墙门外，门只有半截，木框竹心，漆成了朱红色，看上去相当别致。

从门顶内望，可以看到一个匠心独运的精巧庭园，穿过庭园是一幢精舍，精舍门头上嵌着“听竹居”三个字的匾，笔势雄

浑，苍劲而古雅。

这小筑给人直觉的感受是高人雅士之居。

年轻剑士静浏了片刻，曲指叩了几下小红门，朗声道：“武林末学东方白特来拜见‘不为’老前辈。”

他，正是名震江湖的“无肠公子”东方白。

连叫了三遍无人应声，轻轻一推门，门是虚掩的，没有上栓，他走了进去，踏过卵石花径，直达精舍门前。

抬头望去，不由一愕，只见一个须发俱白的青衣老人，跌坐在靠侧的木榻上，瞪着双眼不吭声。

这老人，当然就是称目为陆地神仙的“不为老人”了，有人以礼救见，他为何不应声？是高人特有的倨傲吗？

东方白也是个相当高傲的人，然而现在他非低头不可，因为他是对老人有求而来。

他在精舍门外抱拳躬身，恭谨地道：“武林末学东方白见过老前辈，请恕擅入之罪。”

说完，直起身来。

依然没有反应。

东方白定睛一看，呼吸为之窒住，现在他才看出对方眼珠木滞无光，赫然是个瞽目老人，这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传言中并没听说“不为老人”是个瞎子，闻声而无反应，难道说他不但瞎而且聋吗？

东方白窒了一会，忍不住又出声道：“老前辈……”话没完，老人已开口了，道：“你见大门外谢绝访客的牌子吗？”

原来他没聋，但声调冷得不带半丝活人味。

东方白一怔神，道：“失礼，晚辈疏忽了，没看到。”他的是没看到谢客的牌子。

老人冷哼了一声道：“你知道老夫是谁吗？”

东方白道：“老前辈就是当年隐居黄山，被武林人尊称为陆地神仙的‘不为老人’，不知晚辈说的可对？”

老人的眼珠子一阵乱转道：“此地是武陵山，而且老夫久已不与外人来往，听声音你年纪不大，怎么会找到此地来？”

口气不但冷，而且很严厉。

东方白道：“是一位武林前辈指示的。”

老人道：“谁？”

东方白道：“击石老人！”

老人怒声道：“这老顽童不敲他的石子，却胡乱嚼舌，简直是可恶之至。”

重重地哼了一声，接下去问道：“说，体要见老夫何为？”

东方白身了躬向才道：“想请教一桩武林公案。”

老人白眉一攒，道：“什么武林公案？”

东方白道：“就是有关大化门……”

“住口！”老人暴喝了一声，跃下榻来，伸手戟指门外的东方白，狂吼道：“滚，你滚！”

东方白顿时木住。

不为老人全身发抖，前伸的手也在剧颤，老脸扭曲得完全变了形，那是一种惊怖至极的表情，就像一个明眼人突然看到了底下最可怕的事物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又像一个胆子最小的小孩在走夜路时突然碰见了鬼。”走！你走！老夫……什么也不知道……”声音已变成了呻吟。

老人为何有这种反应？

他知道大化门之谜？

他本身与大化门之谜有关联？

到底十年前大化门发生了什么样不可思议的变故，而使得被尊为陆地神仙的武林一代奇人起了这么可怕的反应？

东方白竭力镇定心神在想。

不为老人收了手，大声在喘息。

“老前辈……”

“你还……不走？”

“晚辈是专程……”

“走！”不为老人爆出一声震耳的厉喝，抬起右手，猛然一挥，一股其强无比的劲气夹着郁雷之声撞向东方白，势道足可碎碑裂石。

东方白单腿后引，绷直，前腿微弓，作出一个弓马之势，双臂一环，立掌合什，式如童子拜佛，排山掌力竟然被立在胸前的双掌擎开，像江浪碰上了中流砥石，朝两旁滑涌开去，两股劲流卷得庭院里木折草偃，石走沙飞。

不为老人似乎料不到东方白有这么高的功力，老脸上现出惊愕之色，但只是那么一瞬，脸色又沉了下来。

“你真的不走？”

“晚辈无意冒犯，只请教一个问题。”东方白气定神闲，沉稳如山。

“你非逼老夫伤人不可？”不为老人眼里进出可怕的寒芒，像两道有形无质的银线，订射在东方白的脸上。

“情势所迫，晚辈非请教不可。”

“老夫说过，什么也不知道。”

“以老前辈的身份，能公然欺骗一个后生晚辈吗？”

“无礼！”

老人又暴怒起来，随着这一声厉喝，双掌一圈，交叉，然后挥出，劲气撕空暴卷，如裂岸狂涛，漩压向东方白，力道之强，足可夷平一座小丘，由于是旋卷的，威势更加可怖，足可当掀天揭地四个字。

东方白的身形在劲浪中，旋飞而起，像陀螺般顺旋势扭升，双臂快速地划动，维持住垂直的重心，旋升到屋檐之上，势尽，

他落回原来立脚的位置，这份功力，已到了震世骇俗的境界，换了别人，不是被震得心肺离位便是被抛飞出去。

不为老人双眼盲残，看不见，但凭感觉却宛如目睹，老脸再起扭曲，东方白的身手太出他意料之外，尤有甚者，这年轻对手并没反击，只是凭真功实力化解，以身份地位而论，他算是栽了，而且栽得很惨。

东方白依然神色自若。

目睹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吗？有，一双眼睛正凑在下首房门的门缝里，而且是一双非常非常美丽的眼睛。

“老前辈肯赐教了吗？”

“不！”一个字，斩钉截铁。

东方白目爆奇芒，停住呼吸，半晌才吁出一口长气。他心里有一百个“为什么”，但却一个也问不出口——

不为老人为什么会变成瞎子？

为什么一提到大化门他便如此激动？

“老夫什么也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文章？

他为什么守口如瓶？

他为什么不顾身份出手？

不为老人哼了一声，像痛苦的呻吟，为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看起来他之所以有这种不近情理的反应，有其重要的原因，但这原因埋在他的心底，很难把它发掘出来，偏偏东方白又非要刨出这根不可。

“老前辈真的不肯赐教？”

东方白在遭遇了如此待遇之后，仍然不愠不火，涵养工夫可以说是超人的。

“不！”仍然是一个字。

“晚辈提出这请求，并没任何不良的意图，也不是好奇探隐，

目的只是想知道一个人的下落，因为这是先母遗命，非完成不可！”东方白态度相当诚恳。

“这是你个人的事，与老夫何干？”

“因为老前辈对大化门神秘消失……”

“老夫说过什么也不知道！”

不为老人又狂怒起来，接着道：“你别以为能接下老夫两掌便可以钉住不放，老夫已经是世外之人，发誓不再过问江湖事非，你是想要老夫破誓，还是要逼老夫杀人？”

“晚辈没这意思！”

“那你就快走！”

“晚辈一向不轻易改变主意。”

“不知天高地厚，老夫有办法要你走，而且走得很快，永远不会再回头。”

右手缓缓上扬，掌心向前，五指微曲，似抓非抓，似掌非掌，一个极其古怪的式子。老脸也在刹那之间泛起艳艳红光，像醉酒的配颜。

看来老人要施展一种极其玄诡的武功。

这种情况是东方白始料未及，也不愿见到的，不为老人德高望重，黑白同钦，他本来的目的是以礼求见，乞请指示，希望能获得一点“大化门”消失之谜，想不到会激起对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对方的功力高到什么程度他无法推测，但对自己的身手颇有自信，但他必须避免敌对情况的发生，武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招致物议。

一时之间他不知如何是好？

扬起的手攀没动静。

东方白目不稍瞬地注定手掌。

空气暂时凝结。

突地，房门里传出一个急促但不失娇脆的声音道：“公公，

不要……”

不为老人上扬的手五指使舒，掌心一登。

东方白本就存有不舍武力解决问题的心意，在娇脆的声音发出，老人手指一动的瞬间，连意念都不曾动，以发自本能的速度，斜掠八尺，其实连瞬间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快，像浮影，又仿佛他人本就没站在原地。

没劲气，没指风，空气保持原样，没丝纹动静。

老人是被女声所阻而中止了攻击吗？

女声称他公公，是他的孙女辈吗？

“沙！”地一声轻响。

东方白目光扫处，两眼登时发直，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抽紧了，额头沁出了一阵冷汗，一个摆在当门花径边供憩坐的石墩散碎成了一堆石屑。

太惊人了，这是什么功力？

如果石墩换成了人，其结果将是什么？

他下意识地按剑柄，剑是他的自信。

精舍里没动静，他现在的位置只能看到门框。他很快地回复了镇定，心头代生的是怒气，不为老人这一击分明是想要他的命，以对方的身份地位而言不应该对一个以礼求见的晚辈下这狠心，从这反应判断，他不但知道大化门消失的秘密，而且极可能与这武林奇案有关。

“击石老人”的指点没错，算是找对了人，可是如何使他吐实呢？不择手段吗？

眼陡地一亮，像暗室里灯光乍明，使人为之眼花缭乱。

门边出现了一个绝色佳人，像一团艳光乍然亮在你眼前，在这刹那间，你只能感受而无法领略，因为她太美，似五彩流亮的光夺去了你的神志。套用一句最俗气的形容，她像一位仙女突然降临在你身前，你只有惊震与迷离，真有所谓九天仙女吗？

东方白的脑海呈一片空白，他无法去想任何事物。

她移动了数步，像彩云流动，双方距离只有二四步。

东方白无法感觉自己是否仍在呼吸，心是否还在跳？

不知过了多久，东方白慢慢从迷茫中解脱出来，他徐徐舒了一口气，不敢用力，怕大气会吹散这似梦似幻的景象，神志开始复苏。

他真正开始领略，她的年纪在二十左右，精雕玉琢没有丝毫瑕疵，从发梢到脚尖，造物者把所有的美全集中在她的身上，美，纯净的美，极度的美中透出一股娴静，兼有了端庄与沉淑，目韵流波里渗出一抹淡愁。

无法形容，最善于形容美的也会词穷。

“你就是名满江湖的‘无肠公子’东方白？”声音像仙音妙乐，使人听了全身顿热，所有毛孔，孔孔舒畅。

“在下正是。”东方白费了很大的力才说出来。

“难怪你有这等身手！”

“唔！”东方白目不能移。

“你刚才逃过了一劫！”

“唔！”东方白在心里苦笑。

“我该称你东方公子！”轻柔婉约，娓娓动人。

东方白的舌头似乎突然大了，转动不灵，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口齿不算笨拙的他，忽然变得很笨，他出道以来，见过的名花不少，但从来没有迷惑过，他本身也是俊品，但面对这绝代美人，便升起了自惭形秽的感觉。他竭力镇定，放松自己。

“姑娘是不为老前辈的……”仍不免有些欺艾。

“算是客人吧！”

“客人？”对方的回答大出东方白的意料之外。

“是的，只能这么说！”她微微一笑，仿佛传说中的佛祖拈花，无比的感人却充盈着圣洁，令人从心底颤出悸动。

“姑娘怎么称呼？”伯裘洩似地他有些微怯意。

“我叫祝彩虹！”她落落大方。

“祝彩虹，彩……虹！”

东方白喃喃地说，心头突然一亮，像一种突破的憬悟。

不错，只有彩虹才能形容她的美，晴霁后的彩虹，五彩璀璨，横在天际，霞光高张流布，你只能欣赏，不可以触摸亵渎，但彩虹会

他不愿往下想，那会破坏完美。

她是完美的，除了她，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堪当完美两个字。

他痴痴地望着她，近乎贪婪。似乎想牢牢抓住她，怕她突然消失，像梦一样消失无踪，此刻，他自身已不存在，完全失去了自我，她占据了他整个的心房，控制了他全部的思想，一切成了虚幻，而她是虚幻中的真实。

“东方公子，你可以走了！”

“在下……”东方白仍在迷惘中。

“我是说你应该走了。”

“在下……应该走？”东方白清醒了些。

“是的，你不该再逗留下去。”祝彩虹的声韵依然轻柔，但轻柔之中透着一种使人无法抗拒的决断。

“为什么？”

走字使东方白唤回了自我，走就是离开，离开，她便会在自己眼前消失，下意识中便自然产生了抗拒，他不愿五彩流亮的彩虹在已眼中消失，而同时也想到了自己此来的目的，所以他发出反向。

“因为你无法达到目的。”

“在下不轻易改变主意！”东方白完全恢复了自己。

“愿意听一则寓言吗？”祝彩虹声音突然放低。

在这种时候她竟然要说寓言，的确很新鲜。

“愿意！”东方白点点头。

“有个乡下人扛了根竹杆进城，城门洞太低，进不去要竖着进去不可，结果非但进不去，竹竿也折……”

声音低得只能让东方白听到。

“……”东方白若有所思。

“那乡下人没想到横下来进去。”她又加了一句。

东方白脸上发了热，他一味急进，却没想到改弦易辙，用其他的方法。他顿时觉察到祝彩虹不但美，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这；则极通俗的寓言，暗示自己该怎么做，当下红着脸抱着拳道：“谢姑娘提醒，在下十分感激！”

“很好！”笑笑，转身姗姗没入精舍。

东方白木立着，笑容似乎仍在眼前，只是佳人已杳，他感到一阵失落，像从一个五彩多姿的梦中一下跌回了现实，留下无边的惘然。

她会再出现吗？当然不会。

能见到她吗？有此可能。

最后，他在幻灭般的心情下离开了。

※ ※ ※

黄昏。

徐家集——依山傍道的小镇，由于地处山内外交通枢纽，虽是山城，倒也相当繁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客旅商贩云集，茶楼酒肆钱店应运而兴，在所有钱店中，数徐家老店员具规模，生意也最好，它的特点是酒店与客栈合并经营，客旅称便。

东方白也是这老店的客人。

食堂里约莫上了八成座，东方白是其中之一，一个人占了一个座独饮，喧嚣声像不息的风浪，此起彼落，波波相连，为了使

彼此能听到话声，竞相把嗓门放大，因循助长的结果，食堂变成了沸腾的鼎。

然而在这市集般的喧闹震颤里，东方白却静得像风雨中的石翁仲，完全无感于鼎沸的侵袭，封闭在他的思想围圈成的小天地里，对周周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的心里也在鼎沸，但与身外的绝对无关。

不为老人和祝彩虹的影子不断在脑海里叠现，挥之不去，不为老人的反常行径，祝彩虹超尘脱俗的美，加上他自己极欲达成的心愿，交织成一张缠结的网，把他牢牢缚住，他不得不奋力挣扎以求突破。

不为老人是个关键人物，问题在于要挖出埋在地下百丈的东西容易，想发掘藏在一个人方寸之间的秘密很难，他不但不说，连接到问题的连缘都严厉排斥，事实上对他又不能不择手段，祝彩虹提醒自己用别的方式，该用什么方式呢？

祝彩虹美绝天人，真像是雨后晴霁的天际彩虹，她说她是不为老人的客人，简直是不可思议，她的话可信吗？

母亲临终的遗命非达成不可，刚一着手便碰了壁，以后的路该如何走？

他猛灌了一杯酒，又斟上，眉头已打了结。

祝彩虹，祝彩虹本身便是路，利用这条路便可达到目的。

他突然想了这一点，郁结的眉头舒开了，精神也随之振作起来，他吸了一口酒，夹了一片薰鹿脯放在口里，到现在，他才吃出酒味菜味。

突地，他发觉食堂里的空气有些异样。起初，他围于本身的重重心事，对周道的喧嚣听而不闻。现在，心结稍解，对身外事物自然回复感应，一个相当波动的场面在骤然之间静止下来，给人的感受并不亚于在静境中突发的波动。

他抬起了眼，只见所有的食客全都闷头吃喝，食堂静得落针

可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封堵了食客的嘴，也抑制了他们的逸兴？

目光转处，他也怔住了。

进门的地方俏生生站了两名青衣少女，人长得很清秀，打扮得也很俐落，看上去并没什么特别出奇之处。

食堂气氛的转变是因为这两名青衣少女吗？

这可是怪事，两位少女又不是什么罗刹夜叉。

仔细再看，两名少女的左边耳垂下方各长了一粒黄豆大的红痣。部位大小完全一样，看上去很醒目，另外一个共同点是面色冷若冰霜。

年近花甲的老掌柜在一旁哈着腰直不起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东方白心中暗想，这两名青衣少女当然算不上什么人物，但必然是什么惹不起的人物手下，所以才会有这等震慑的力量，可能不会是什么好路道。

邻座传来悄语声——

“老大，这两个妞什么路道？”

“喝酒，少开口。”

“连问问都不可以？”问话的声调高了起来，是个二十来岁的粗犷小饮。

“嘘！嘘！”答话是个三角脸汉子，以手搭口，连发嘘声制止。“小蛮牛，你不要命我还想活，千万拜托请你闭上嘴。”

“你不说我还要嚷嚷。”被称做小蛮牛的看来有副牛劲，发横追问。

“你小子狠，老子过后再收拾你！”

三角脸的没敢扬头，偏着脸狠瞪了小蛮牛一眼，咬牙低声道：“看到她们耳垂下的红痣了？那是记号，她们的来路没人知道，但作风和杀人的手段却远近闻名，被称为‘女执事’！”